

长篇历史小说

# 大清相國周祖培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曹雁雁 著

长篇历史小说

大清相國周祖培

曹雁雁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相国周祖培 / 曹雁雁著**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54-4754-8

I . 大 … II . 曹 … III . 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3820 号

---

策 划 : 周百义

责任编辑 : 何性松 谈 骊 责任校对 : 陈 琪

装帧设计 : 任红旭 责任印制 : 左 怡 包秀洋

---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 430070

发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 河南天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 740 毫米 × 1060 毫米 1/16 印张 : 32.125 插页 : 4 页

版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437 千字

---

定价 :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 027—87679308 87679310 )**

(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曹雁雁，当代女作家，汉族，河南商城籍人，2002年开始出版小说，代表作有都市类长篇小说《雪蝴蝶》《爱的奇迹》《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放飞》，近年来着眼于河南本土历史人物的挖掘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孙叔敖》《息夫人》。

## 内容简介

周祖培，清代后期名臣。他生于河南省商城县书香之家，饱受正统儒学的熏染，在父兄“一门七进士”的环境中修成正果。他畅游宦海42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出翰林院，进国子监，遍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淤泥中能洁身自好，危难时可力挽狂澜，是晚清风雨飘摇之际，一座忠君爱国的丰碑。

商城周氏族望一方，历代斥资兴学，立家塾、建书院、举义学，开商城重教之先河。周祖培26岁登科，之前坐课家塾，又受教于名师魏茂林。河南大旱期间，倾家资辗转湖北购粮，开设粥厂赈灾；又巧斗恶霸，救助温泉书院。嘉庆二十四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从此平步青云。周祖培生逢乱世，天理教、捻军、太平天国作乱于内，西方列强为祸于外。两次鸦片战争，他积极主张禁烟；皇城陷落之际，受命留京办事大臣，却无奈于列强的坚船利炮。官场沧桑，他饱受操守与现实的拉锯，想恪守清廉，却不得不做“周二两”；憎恨卖官鬻爵，却不得不复提“捐纳”弥补国库空虚；厌恶拉帮结派，却不得不动用门生关系以保贤良……身为清廷重臣，周祖培是“同治”年号的创意者，“辛酉政变”的策划人，促成了两宫皇太后的“垂帘听政”。

从乾隆五十八年到同治六年，74年人生横跨五朝，周祖培从商城县一步步走进皇城，见证了晚清社会的真实风貌。

一条如履薄冰、从善如流的官场之路，一段内心清明、不逾底限的入仕旅程，一面从百姓折射帝王的镜子，一曲时代剧变的悲歌，一部叩问国人心灵的历史小说。

# 一座城与一个人

曹雁雁

一座城可以因人而不朽，一个人也可以因城而永生。城，承载着不同的人生印迹，把流逝的岁月收藏为历史。人，追寻着别样的城市风情，把厚重的记忆演绎得鲜活。

中原自古多名城，也多名人。城与人相映成辉，人与城水乳交融。这有自然的原因，水草肥美、物产丰饶的地方必然围城而居，成为文明的源泉；也是地域的使然，四季宜人，是古来逐鹿之地；更是文化的融合，兼具南北，融汇东西，以包容的心态接纳着四方贤才，透着一种天然的亲近。

商城县，就是中原大地的一处福地。“雾嶂风光，烟水境临湖北北，幢幡峻岭，云山静居汝南南”，描绘的就是这方钟灵毓秀之地。这里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人类定居生息，夏商为诸侯封地，西周属黄国地。春秋战国时期，先属吴后属楚，有“吴头楚尾”之称。隋朝置殷城，宋代改名为商城至今。明清时期的商城成了鄂豫皖三省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李贽在人生开悟的年纪到了商城县建立花潭书院。中原文化的深远，湖湘文化的独立，徽派建筑的秀美，桐城学派的隽永，在商城杂糅，使商城县士子辈出，成为河南重要的“人才库”，“其盛也，诗书之声达于巷牖。市有恒贾，野无余力”。

山隔吴楚界，地分江淮流。商城得大别山的神韵，峰奇岭险；受淮河水的滋养，水清流长。黄柏山上奇松成海、飞瀑如练，金刚台下怪石嶙峋、百花斗艳。汤泉池的一泓温泉历久热情不减，流水井的一眼寒泉终日汩汩不息，诉说

着这是一个怎么奇妙的所在。

若说商城县是豫南一座宜居的小城，周祖培便是这城里令人怀想的一位故人。他“持躬恪慎，学问优长”，“无忝厥职”，“宣力弥勤”。对这位故人命运的描绘、追索，字里行间那些与人有关的细节、事件、地标，可以使商城县的点点滴滴更易解读。当然，有人说中国近代史不忍卒读，晚清史尤其不忍，周祖培却偏偏生在了那个残酷的年代。

命运不可选择。在一个社会矛盾激烈、大厦将倾的时代面前，周祖培忠于职守、奋力抗争，希望国家、民族能够振兴，希望坚守了多年的信念不致崩塌。他背负着晚清史的沉重，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悲剧，一生之中不可避免地交织在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他七十岁的时候没能退休，没能落叶归根，没能放弃属于他的那座城，孤守在北京。漫天的炮火，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的洋人，逃到河北承德的皇帝，还有城门口投敌卖国的友人之子……梦想破碎，山河破碎。如果死是一种解脱，每个人都能做到；而承受痛苦选择坚定地活着，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晚清史上的文人们有很多无法全节，要么与时代沉沦，迷恋在最后一抹纸醉金迷中；要么与时代激烈对抗，在寻求出路的同时也走火入魔。那些清正善良的英雄们又付出了血的代价，甚至连累了家人与朋友，有些不惜伤害无辜的人。周祖培是不多见的一位既敢反抗又能坚持原则的臣工。经历了白莲教、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酉政变，周祖培不仅始终在政治舞台上稳立足，也在普通文人心里获得了“真君子”的称号，可见其人风骨难得。

周祖培并不是晚清臣工中名气最大的，但中国封建士大夫和儒士文人的传统在他身上有着充分的表现，新旧文化的冲击也深刻影响着他。他自觉地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注意吸收新文化的营养。他抗拒落后的理念，却又在矛盾纠结中艰难追寻，但依然逃不过历史的局限，逃不过时代的命运。

商城，是周祖培终生梦魂牵绊的一座故城；周祖培，是受商城人文历史浸润熏染的一位人杰。周祖培因商城而成就图谋大业的性情，商城因周祖培而增添丰实厚重的底蕴。故为之序，以记先贤，为商城的发展助力。

# 《大清相国周祖培》人物简介

**周氏男子简介表**

辈分	姓名	房系	与主角血缘关系	官职	事迹
祖父辈	周作哲	老二房	堂叔伯祖父	乾隆二年恩科三甲进士，官职不详。	修建文峰书院，建立城内宗祠。
	周作渊	老长房	祖父	广东惠州县官	扩建周家祖宅，建立家祠，整理宗谱，制定家规。
父辈	周廷选	老二房	堂叔	乡试解元，无官职。	建立家塾，担任教谕，门下六进士。
	周廷康	老长房	亲大伯	商城教谕	敦促兄弟学习，促成文峰书院修建。
	周廷景	老长房	亲二伯	秀才	辅助长兄管理家业，怜恤周祖颐，与侄子换房屋。
	周廷钺		父亲	嘉庆六年进士，官至鸿胪寺少卿。	奠定文武兼备的治家理念，建立家塾，收留侠客。告密天理教滑县起义，严格管家子女，制定不许捐官的家规。
周廷曦		四叔	举人出身，官至资政大夫（二品）。		
周廷锴		五叔、姨父	贡生出生，无官职。	打理家族米铺，料理田庄事务。	
周廷琦		六叔	嘉庆二十五年三甲进士，官至江苏武进知县。	惩治吴讼棍，自组昆曲社。	
兄弟	周祖荫	长兄	嘉庆十四年二甲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从二品）。	保护兄弟，整饬直隶河道，抵御天平军北伐。	
	周祖植	二哥	嘉庆二十四年二甲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谥号文勤（一品）。	赈灾放粮，反对曹振镛，包围芜湖城，抵御英军进犯长江，整饬江苏江防。	
	周祖培		嘉庆二十四年二甲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谥号文勤（一品）。	保全温泉书院，赈灾，捐助义学。编撰实录，反对鸦片，举荐胜保、李慈铭，守卫北京城，定号同治。	
	周祖贻		庶弟	不详	管理家业。
堂兄弟	周祖衡		堂兄（廷璣之子）	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湖北黄水利同知（五品）。	守卫武昌城，以身殉国，其女同殉难。
	周祖颐		堂弟（廷锴长子）	贡生，广西新宁州知州（从五品），商城团练大臣。	守御商城，抵御捻军，参与招降苗沛霖。

**周氏亲眷人物表**

姓 名	籍 贯	关 系	主要事迹
祝氏	河南固始	母子	主持家务，抚养庶子，破除婚姻门户之见。
祝小妹	同上	小姨、五婶	嫁与周廷锴为妻。
祝庆藩	同上	舅舅	道光年间榜眼，道光帝帝师，保举牛鉴，受穆彰阿打压休致，团练抗匪。
姚氏	不详	姨娘	挑拨祝氏婆媳关系，在京中为难周祖培兄弟。
范氏	不详	姨娘（廷锴妾室）	抚养周祖颐、周祖邴。
刘英华	河南商城	妻子	慷慨捐资，明事理，打理家族事业，承担庶弟与堂弟婚姻大事，周祖培之贤内助。
胡桃	江苏芦江	妾室	慧静之仆，忠心温顺，感恩贤德，育有一子文令。
方浚颐	安徽	女婿	盐商之后，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居住江南讲学。
贾致恩	山西	女婿	贾桢之子，河南地方知府，迁四川。
袁甲三	河南项城	姻亲	项城袁家老二，进士出身，军务大臣，弹劾裁铨，对抗肃顺，平定淮北。
慧静	镇国公之子	友人	皇族后裔，皈依佛门避祸，圆寂于西藏。
汪步云	河南商城	同案文友	温泉书院山长，商城乡贤，与周氏兄弟共赈灾，兴办义学，致力于本土教育。
刘七妹	不详	周氏兄弟教头，五婶	解救周廷钺，教周氏兄弟武艺。
罗必得	河南商城	镖师，督练教头	慷慨兴团练，共抗捻军。
刘星桥	不详	江湖客，武术教头	天理教元首，两次救周家儿郎。

# 目 录

引子 ..... 1

## 第一卷 家业根基

1. 知己与文峰书院 .....	9
2. 灵芝梦与紫云端砚 .....	20
3. 父辈们的功名 .....	27
4. 开封府的意外遭遇 .....	35
5. 急流勇退 .....	43
6. 祖荫挨打促姻缘 .....	54
7. 喜事连连 .....	63
8. 禁锢与疑惑（上） .....	73
9. 禁锢与疑惑（下） .....	82
10. 渴望长大的小小少年（上） .....	93
11. 渴望长大的小小少年（下） .....	106

## 第二卷 风流少年

12. 惊世骇俗的僧人 .....	117
-------------------	-----

13. 广济桥茶舍的邂逅 .....	134
14. 非周三少爷不嫁 .....	143
15. 云极观的小计谋 .....	151
16. 周刘联姻 百年好合 .....	160
17. 令人尴尬的习俗 .....	168
18. 书院之难与淮安奇案 .....	177
19. 敲山震虎 狐假虎威 .....	187
20. 祠堂罚跪 .....	196

### 第三卷 有志青年与混乱官场

21. 天理教起义 甲午大灾 .....	207
22. 赈灾的乱子（上） .....	224
23. 赈灾的乱子（下） .....	232
24. 进士及第 .....	244
25. 妻妾难题 .....	255
26. 京城怪事多 .....	270
27. 鸦片露马脚 .....	287

### 第四卷 风雨飘摇的江山

28. 逝者已矣 .....	297
29. 鸦片战争 .....	306
30. 接踵而至的打击 .....	315
31. 官场失意 .....	325
32. 才殇 .....	335
33. 整治江防 .....	343

34. 死水微澜 ..... 351

## 第五卷 遍地烽烟

35. 团练倍起 ..... 361

36. 咸丰通宝钱 ..... 376

37. 一波三折 ..... 386

38. 恭亲王失意 ..... 403

39. 峰回路转 ..... 408

40. 落魄才子 ..... 413

41. 围城之困 ..... 430

42. 京城乱象 ..... 446

43. 风波木兰 ..... 462

44. 辛酉政变 ..... 476

尾声 ..... 489

后记 ..... 495

# 引子

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

京城的残雪虽说消融半月有余，枝丫上却迟迟没有新绿冒头。天还没有亮，空气满带着冷峭与疲惫将这座古老的城市锁在苍凉中。月亮在天的一角耷拉着，半醉半醒般看着饱经沧桑的华夏沃土。繁华的琉璃厂街市铺子尚未开市，延寿寺里的早课诵经声隐约从胡同里传来。琉璃厂自清朝入关以来就是汉臣们在京安营扎寨的地盘，周家的宅邸在此间并不打眼，但说起陪伴万岁爷的日子，这间屋子的主人周祖培竟也不觉随了三朝。

“咳咳咳”，三声浑浊又剧烈的咳嗽打破了宁静。周府北院的屋子里亮了灯。床榻上的周祖培挣扎着起身，紧紧捂着胸口，满面涨红地咳出了晨间第一口浓痰，喘气总算顺畅。周夫人刘氏接过丫环手里的铜盆，轻声吩咐道：“老爷叫你们去补个短觉，都下去吧，不许吵吵嚷嚷。”

刘氏极不情愿地取来朝服，边整理边絮叨：“上请休致的折子怎么还没有准？唉，你都这把岁数了，皇上怎么还舍得让你这么操劳呢？”

周祖培勉强笑了笑，道：“说是很快就准了，你就放心吧。我这一把老骨头，替朝廷卖不了几天命啦。你是知道的，进了这官场并不是说走就走说留就留的啊。何况两宫太后要我寻访皇上的万年吉壤，也是咱的福分。既要享福，哪里有不受罪的呢？”

刘氏无奈替丈夫更衣，不无担忧道：“自从那年在京城受了洋鬼子的惊吓，我这心里算是落下了病根，一天没有回商城县就一天不踏实。我年纪也



大了，离糊涂的日子不远了，也不知道伴着你的日子能有几天。”周祖培没有答话，轻轻拍了拍刘氏的手，心里似乎想着什么事，便也沉默了。

天色更亮了些，周祖培蹒跚着出了院门，院子里的马车已经备好。他踏上了踏板，要上车之际却觉得腿脚绵软无力，怎么也使不上劲，费了半天的力气也没有上车。赶车的小厮赶紧上前搀了一把。马车还没离家，刘氏跟着出来将皮袄子递上。

快嘴的小厮忙道：“夫人，今儿老爷也不知道怎么了，差点上不来马车。”

刘氏眉头一皱，叮嘱道：“仔细照看着，老爷是上年纪的人，腿脚不灵便了。”她不放心丈夫，再次劝阻道：“要不明儿起你还是坐轿子吧，这马车颠得厉害。”

周祖培道：“呵呵，夫人，外头冷，你回屋去吧。我看马车挺好，敞亮，轿子憋得慌哩。”

刘氏望着远去的马车叹道：“轿子再贵，总不及人值钱。”

养心殿前殿，两宫太后与同治帝端坐于珠帘之后。慈安见周祖培来，忙道：“芝老年岁已高，不必拘礼，还是坐着议吧。来人，赐座。”

周祖培道：“微臣不敢。”

慈禧笑道：“芝老曾为太保，原本也受得起，且听母后皇太后的旨意坐下再议吧。”

慈禧特意加重了“太保”两个字，似乎在暗示着什么。隔着珠帘，周祖培依稀瞧见同治帝稚嫩的面庞上满带困意，正无精打采地把玩着腰间玉佩的穗子，全然没有太后们的好精神。周祖培心内叹道：虽然是万岁爷，毕竟也只是个可怜的孩子，这本该是安静读书的年纪，却非要听着臣子们絮絮叨叨，不知康熙爷当年是不是同样遭罪过来的。

“回禀万岁爷、太后，经礼部与堪舆术士多方勘查，在定陵西侧为皇上



寻到了一块宝地，风水俱佳……”

慈安与慈禧对望了一眼，由慈禧打断道：“还是芝老办事叫人放心，果真不违祖制。连日来您也辛苦了，万岁爷都瞧在眼里，跪安吧。”

周祖培听出慈禧的语气中有些不快，但是他心里也诸多疑惑，今日不是来请安的，而是有事上奏，若说太后们对选址不满意大可拟旨重选，何故没个完整说法就叫人跪安呢？

“微臣告退。”周祖培没有发问，忙躬身退出，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坐在帘子后头的女人们如黄蜂尾上的毒刺。

出了养心殿，周祖培一人独自在廊上踱步，仍然对慈禧刚才刻意隐藏的怒气不解。若说她对这件事在意，为何不给予建议？若说她不在意，为何有怒气呢？万岁爷是她的亲儿子，哪有母亲不在意儿子的事？

“这女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周祖培不觉将心里的憋闷脱口而出，说罢又担心地看看四周，好在没有人。但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

直到在回去路上碰到了同僚，周祖培才知道真相。原来，日前两宫太后联手，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封号。他连日来忙着探寻吉壤，竟不知这样的变故。果然到了晚间，恭亲王府来了人请周祖培过府一叙。周祖培心里明白，六爷定然是为了这件事着急找他。

夜晚的恭王府一片宁静，仆从们屏气凝声，因为他们的主子正在书房生着闷气，像是随时要点燃的爆竹。在奕䜣扳倒肃顺之后第四年，三十出头的恭亲王浑身都是干劲。虽然大清朝历经内忧外患，但作为皇室子孙的奕䜣仍然觉得祖宗们的基业远没有走向绝路，只要力挽狂澜，天朝上国的荣耀迟早会重新点燃甚至愈加光明。怀着这样的野心，他冷静地将肃顺送到铡刀下。任何付出都该得到回报，他替皇上保全了后嗣，自然也该坐到权力的巅峰。只是他没有想到，他与两个寡妇的同盟竟溃散得这么快。

奕䜣见周祖培进了屋，一肚子的憋闷如竹筒倒豆子般发泄出来：“芝老，您瞧瞧这大清国如今的日子，东边打西边乱的，新疆的事还没完，捻军

和洋人就跟咱们闹矫情。本王为了祖宗基业拼力想法子。不过提拔了几个有才能的汉臣外官，太后们竟为此打压我！当初肃顺猖狂的时候，我是顶着怎样污蔑保全他们寡母孤儿？好狠心的西太后呀！”

周祖培不着急接话，先为奕䜣续了一杯茶，才劝道：“六爷是气糊涂才发的牢骚吧，老臣可什么都没听见。您不是糊涂人，细想这事恐怕与西太后无关，倒是与祖制有关啊。”

奕䜣听罢这话，强忍怒气追问道：“芝老话里有话，还请讲个明白。”

周祖培问道：“六爷，老臣问您一句话，您觉得您与顺治爷时的摄政王相比如何？”

奕䜣听周祖培这样一问，有些不快道：“怎能跟这样不得善终的人比，好不晦气！”

周祖培严肃说道：“您既然不是多尔衮，照祖宗的规矩，就不能过分凌驾于太后母子之上。肃顺如何倒下，太后们可以如法炮制对待您。即便容忍您一时，皇上总有亲政的那一天。六爷，您明白吗？”

奕䜣听得心里微颤，想解释着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辩驳，只能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满脸褶皱的老人。他和周祖培成为忘年交的这些年来，虽然知道这个汉臣能趋利避害，也一向以正直闻名，却从未听他讲过这么直白又严厉的话，一时间感到有些意外。

周祖培面上虽有微笑，语气却越发严肃：“六爷，大清朝奠基以来，前有鳌拜，后有和珅，这些人当然不是废物，为何最后不得善终？或许当初他们跟您是一样的，不一定想着盖过一切，最后却无法自拔。您要仔细掂量，是您多年失落的颜面要紧，还是能实打实地做一些事要紧？太后们虽然是弱女子，但心里不是没有主意。您还这么年轻，人生又是多么的漫长。偶尔低下头才能赢，不然就得磕着头，您说是吗？”

奕䜣听罢这话，适才的牢骚全无，感激地望着周祖培，道：“芝老，您这番话，本王彻底明白了。明日起我就……”



周祖培摆摆手，笑着打断奕䜣的话，道：“六爷不必跟老臣详说，从明儿起，老臣不能再管官场的事了。”

奕䜣诧异不已：“您这话从何说起？莫非太后们向您发难了？”

周祖培说：“那倒不至于。呵呵，我为官多年，建树不多，但话里头的话还是听得懂的。六爷，芝台不能再伴着您了，您保重。告辞！”

“芝老，您这是……”奕䜣想拦住周祖培，周祖培却已经起身。走到门口，周祖培回头又说了一句话：“六爷，大清朝再经不起折腾，您不可意气用事啊。”

自这一日起，大学士周祖培向两宫太后称病恳请休致，只是一时没有得到恩准。

恭亲王奕䜣向同治帝递上了深刻检讨的折子，在褫夺“议政王”荣誉的三个月后，就被恢复了实权。周祖培听说此事后，淡淡地说：“六爷还是很聪明的。”奕䜣得知自己恢复实权后，低头擦了擦额头细密的汗，暗自松了一口气：“幸好听了周祖培的劝告，从荣耀的泥沼中及时拔腿上岸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治五年秋，离周祖培称病又过去了一年。他始终盼望着皇上能恩准他休致的请求，却一直失望。周祖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回到故乡，仿佛年轻时发奋求功名的意气一夕间荡然无存，他厌倦了官场的拉锯，极其渴望宁静，但是这份渴望的心情一天重过一天，失望也加倍深重。起初称病或许是为避人耳目消除当权者的疑心，可是这份心情酝酿到最后竟真的成了心病。

他做了几十年的翰林学政，在朝为官的青年辈里，有诸多是从他的笔下披阅中诞生。此际他缠绵病榻，光是以学生之名来探病的官员就能从他的寝室排到琉璃厂的大街上。就连皇上也派御医来诊治他的病情，彰显帝王尊师重道的恩情。

每一个进门表达关切的人走出去之后都会暗自羡慕他，感叹做官能做到